

## 记者直击合肥多个“自组织式”农民工市场——

# “一人一帽”过活者

本报记者 陈华  
本报实习生 谢晓侠  
李文刚 冯冉冉

7月15日凌晨5点刚过,合肥市金寨路与南二环路交叉口处一如既往地热闹,一大群手提布袋、安全帽的农民工或倚或蹲或坐,在等待雇主的焦急情绪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。

5:30,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向路口驶来,等候在路两边的农民工未等车辆停稳就一下子围了上来。“招几个?”“价钱怎么算?”问者直切主题。来者是一名中年男子,他面无表情,点了几个人后直接上车拉走,绝尘而去,留下一群失望的农民工各自散去。

早晨6点,路口处已挤满了七八百人。以中年男子为主的人群中不乏花甲之年的老人以及刚刚成年的男女。他们席地而坐,不停地张望,期待着随时过来招呼他们去干活的主儿。

在合肥市,类似于这样自发组织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在全市范围不下十处。这些市场大小不一,最大的农民工市场每天吸引了千余名农民工前来找活。

他们是“站马路”的农民工,以瓦工、水电工、管道工等工种为主,他们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。他们在喧嚣中过活,“一人一帽,随时出发”是他们对自己工作状态的戏称。在以一种相对独立、非组织方式进行求职谋生的同时,他们也给这个社会留下了很多思考。

### 希望与失望交织

阳光炙烤着大地,散发阵阵热气。眼看着一辆辆面包车满载而去,一旁的鲍大姐着急了,看记者走近,急忙站起来询问:“是不是招工的?”在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后她失望地坐下。

鲍大姐半个月前来到这里找零工,前来招工的大多是建筑工地上包工头,见她是个新手,又干不了苦力,都不愿意用她。

鲍大姐今年40岁,来自阜阳市太和县。7月初,鲍大姐带着一双儿女投奔在合肥打工的丈夫,“一是为了把孩子带出来见见世面,二是给自己找一份工作”。他们一家四口居住在沙场一间十平方米的砖房内,一张床、一个掉了漆的折叠桌、一个煤气灶,差不多

多成了他们的全部家当,而锅碗瓢盆都塞在门后。

“晚上孩子们睡床上,我和丈夫铺张席子睡地上。”自进城以来,鲍大姐和丈夫每天都比较好,一起干活的工人受过伤,老板二话没说都赔了钱。其次在干活的时候自己首先要格外小心,所以安全方面我一点都不担心。”

十几年过去了,董师傅两鬓的白发已经非常明显。当记者问他是否打算一直干下去时,董师傅很干脆地说:“干,当然干,我的小孩都还没有‘交掉’呢。”

### 辛酸与无奈相随

凌晨4点钟左右,天还未大亮,合肥市临泉路与塘路交口就聚集了上千名农民工。这里是合肥市最大的农民工批发市场。

“这个地方形成有些年头了,早上最高峰的时候有2000多人。”来自肥东县的老周师傅是每天来这里等活的“常客”之一。在多个农民工市场里都有过找工经历的老周师傅最后得出结论:这里的工种比较齐全,只要是建筑行业需要的这里都有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现在的生活的很满意,董师傅很乐意与记者沟通。董师傅2000年来合肥打工,刚来的时候很可怜,与妻子租住在一个不足15平方米的房子里,每天靠收废品为生,日子过得很难。

慢慢对合肥熟悉后,董师傅得知有很多农民工在铜陵南路与淝河路交叉口找活,工作时间自由,工资还是日结。于是夫妻二人拖着试看的心理来到这里找活,没想到第一天就有人找他们抬木材,一天下来两人就赚了100多元。虽然很辛苦,收入却很可观,于是干就是15年,这才有了他们现在的生活。

不光是工地上的活,董师傅这些年几乎什么活都干过。曾经有人找他为农民工讨债。几十个人,举着欠债还钱的牌子,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工地上要钱。市里边有新店开张,几十个人就在台下给他们放炮、鼓掌,半天下来也有不错的收入。某公司举行庆典之类的活动,下面的观众不够,也会有人找他们充人数。这些活都是比较轻松的,当然像这样挣钱不少,活又轻松的不多,主要还是些体力活。

其实董师傅的主打工种是清洗高层建筑的外立面,有人称他为“蜘蛛人”。“这个活工资很高,但很多人都恐高不敢干,我敢啊,每次只要有人过来找这样的‘蜘蛛人’,肯定都是我去。”

董师傅的工友告诉记者,“蜘蛛人”每天工作8小时,工资是150元,如果超过8小时,每小时加薪10元。

董师傅说,“我每天工作8小时,工资是150元,如果超过8小时,每小时加薪10元。”

董师傅说,“我每天工作8小时,工资是150元,如果超过8小时,每小时加薪1